

宗福邦 陳世鏡 蕭海波 主編

故訓匯纂

上册
一至水部

商務印書館

2007年·北京

單字漢語拼音索引

(說明)

1. 本索引收入本書全部單字，單字右邊的號碼是本書正文的頁碼。加上括號的單字是異體字。
2. 單字按漢語拼音字母順序排列，同音節的字，按聲調的陰平(-)、陽平(ˊ)、上聲(ˇ)、去聲(ˋ)依次排列；同音同調的字，則按筆畫數的多少依次排列；筆畫數又相同的字，則按起筆筆形的橫(一)、豎(丨)、撇(丿)、點(丶)、折(乚)依次排列。
3. 一字多音的字，在相應的讀音處分別列出。如“和”字，有 hè、hé、huò 三個讀音，則分別在三處列出。

A	欵	2189	蔓	3693	諳	3998	按	1657	āo	塵	4459	澳	2472			
	矮	2945	噫	722	鬧	4500	菱	3609	凹	401	鶩	4867	懊	1548		
	āi	瘡	2816	癩	2827	穉	4735	唉	656	坳	781	鰲	4835	腴	3501	
	哀	653	覬	3905	曖	1945	鵠	4861	洩	2348	容	3080	囂	731	警	4001
	埃	791	靄	4600	餉	4721	離	4584	犴	4056	燧	2578	鏢	4466	整	4452
	挨	1672	藹	3717	擬	1557	辭	4654	案	2063	áo	鼈	4925	(鏹)	4452	
	唉	665	鏘	4832	禡	4735	鷓	4873	案	3038	敖	1793	ǎo	(顛)	4679	
	焯	2535	靄	4611	礙	2974	án	婁	984	傲	275	芟	3573	贅	4679	
	欵	2189	ài	菱	3166	啣	689	唵	1926	(磬)	694	拗	1644	讓	4016	
	洩	2413	艾	3564	賜	3518	儼	310	岸	1199	磬	1202	跃	4476	驚	4764
	ái	唯	667	阨	4514	凝	4025	ǎn	暗	1933	遨	4310	媪	991	馱	4764
	噠	393	陀	4521	變	4611	庵	667	鬧	4500	菝	3656	襖	3882	鱖	4839
	澀	4553	恣	1444	ān	陪	4550	蹕	4759	黯	4918	嗽	694			
	澀	2433	寻	1115	安	1045	揞	1710	黯	4918	(嗽)	1202	ào			
殫	2230	碇	2957	佞	217	唵	1927	áng	漱	2425	恸	202	bā			
喟	708	塌	809	陰	4539	碇	2961	印	528	葵	2669	岷	1188	八	347	
獸	2670	殺	4048	菴	3630	罍	3361	茆	3576	戩	1584	敖	1794	巴	1232	
數	1811	隘	4554	虺	1148	罍	1002	昂	1902	擎	1716	寡	930	杌	1999	
礎	2966	噬	699	庵	1308	鬧	4500	鞞	4628	熬	2560	傲	274	芭	3577	
皚	2858	愛	1508	盜	2871	澗	2507	聊	4743	礮	2964	奧	931	椈	2030	
駮	4756	闕	4493	臍	3493	àn		àng	聲	3436	聲	3436	嫫	995	捌	1668
黓	4951	蕩	3689	掩	3866	干	1275	抑	2023	整	3782	傲	1524	虵	3751	
āi	塏	303	(鞍)	4632	扃	540	巷	2744	磬	4000	授	1736	筩	3112		
夬	2250	塏	835	窳	4632	犴	2639	盞	2867	諷	4001	塤	833	粃	3178	
		鳩	4849	窳	2878	岸	1183	醜	4391	翱	3407	澆	2463	貳	4047	

《故訓匯纂》序

程千帆

清乾嘉間，樸學鼎盛。儀徵阮芸臺以懿文碩學頡頏諸公，而久歷臚仕，爲高官，故所至每樂以其力提挈風雅，宏揚學術，影響所及，蔚然成風。任浙江學政時，嘗策羣力成經籍纂詁百餘卷，蓋本吾華語言音義相通之理，輯訓詁之見於故書雅記者，依韻編之，既便讀者之檢索，而音韻訓詁一以貫之之理，亦由是而益明，其一事也。其書行世垂二百載，學者至今利賴之，然以創制伊始，周浹維艱，其條理未盡當，資料未悉備，或編次失照，或引據有誤，亦所未免。流傳既久，闕失愈顯，世之通人，每思所以更張之。始我親教大師蘄春黃君曾詔諸生，欲踵阮公之後，更爲一書，不幸早世，美志不遂。自黃君之沒且五十年，其再傳弟子宗福邦、陳世饒、蕭海波諸子秉承遺志，終得別撰故訓匯纂，都八百萬言^①，視阮著殆三倍之。其發揚前書之長，糾繩其失，補所未備者，比比皆是，誠自有訓詁之書以來所未有。在昔戴東原、朱竹君創意欲著經籍纂詁而未果，阮公卒成之。黃君思繼阮氏之後，另作新書，亦未克遂，而福邦等乃勤慎經年以成此巨著，其視芸臺，非惟不愧之，且遠勝之矣。先師神義澄照，經術淹通，殫精小學，其門弟子傳業者甚衆，獨故武漢大學教授廣濟劉博平及師之兄子耀均以從游久，尤能篤守師法，久而愈光。福邦等既入其室，此所撰次，博雅精審，足以取信今日後世，固可必也。余雖幸及先師之門，而於訓詁之學則未能深究，老耄廢業，更不敢於此巨著妄贊一辭，竊念先師雖未享大年，而成學蓋早，其遺說遺書故在。遠源浩流，長潤禹域，永無斷絕。後之學者雖未嘗親承音旨，而得其沾溉，亦足以發皇漢語之微旨真諦，而華夏文明文化之偉大光輝亦緣是而彰，殆無疑焉。福邦書來命序，謹陳所感如此，幸觀此書者有以教之。甲戌夏六月，程千帆序於南京，時年八十有一。

^① 編者按：此爲當時估計，隨着編寫工作的進展變化，此書篇幅實約爲一千三百萬字。

《故訓匯纂》序

許嘉璐

中國傳統文化典籍之豐富，為世界之最。這些典籍是中華文化的主要載體，傳承文化的主要憑藉。由於語言文字的不斷發展演變，前世婦孺皆曉的文句連後代的碩儒也不大了解了，因此前人對古代詞語和典籍文句的解釋就成了後人閱讀、研究的依據和基礎。於是歷代都有字典辭書和文獻注釋問世。粗略地講，這就是訓詁學。

如果從戰國時代的《爾雅》算起，訓詁學的歷史也有近三千年了。其間，漢、唐、清是三個高峰，成果最為可觀。形成這一情況的原因很多，除了種種社會原因外，語言每隔幾百年就要經過量變的積累而發生質變，也是重要的原因。幾百年後的人們對古代文獻，甚至對較早的注釋已經隔膜，需要此時的專家再次對古代語言作出新的解釋。這樣，一代一代地延續，遂使得訓詁學成為歷代學術研究須臾不可無的顯學。

昔時訓詁學的成果，是後來訓詁實踐的資糧。其存在形式主要是三種：字典辭書，文獻注釋，筆記札記。黃侃先生說：“小學之訓詁貴圓，經學之訓詁貴專。”（見《訓詁學講詞》）所謂“圓”，就是講究字詞的基本義、概括義，是從該字詞的實際運用中概括出來的，適用於解釋所有環境下的該字詞；所謂“專”，即隨文而釋，是根據字詞的基本義、概括義，結合具體的語言環境，指出該字詞在此處的具體義。字典辭書即“小學之訓詁”；文獻注釋屬“經學之訓詁”；筆記札記則兼有二者。以《爾雅》為首的“雅學”、從《說文解字》開始的“許學”和以《切韻》、《廣韻》為標志的“音學”，均屬於字典辭書的範圍（我認為《切韻》系列的書，依其著述本意和實際效用看，實質上是同音字典）；從《詩經》“毛傳”到後代遍及史、子、集的注、章句、疏、正義、集解等等，都是後者。到現在還沒有人統計過流傳至今的這後一類的總字數，估計總要在被注釋的原文百倍以上吧。這可是我國文化學，首先是訓詁學的一筆極其巨大的財產。

訓詁學博厚的積累，既為後人整理文化遺產、研究古代語言準備了良好的基礎同時也成了涉足此道者的沉重負擔：自漢代以後文獻大增，恐怕再也沒有人能記得住這麼多的詁材料，即使是經學、訓詁學大家，爛熟於心的也祇能是有限的主要部分。這就給研究帶來了極大局限——不能窮盡地佔有資料，並在此基礎上審視語言發展的脈絡和規律，從而在解釋時難免「偏概全」或「掛萬漏一」，這在嚴格的科學研究中是不應該的。

清代是訓詁學大興的時代，大概有懲於上述的原因，所以一代宗師戴東原（震）即有將古人對字詞的解釋匯為一編的想法（見錢大昕《經籍纂詁》序），後來阮元終於率人編成了著名的《經籍纂詁》，二百年來極便於學者。

但《經籍纂詁》由於受到當時主客觀條件的種種局限，還有不少不能滿足人們需要的地方。無論其搜集、取舍的範圍和標準，還是編纂方式、方法，都有不够理想的地方。隨時代和學術的發

展進步，當年以爲便者今已變爲障礙，例如按平水韻編排，現在大多數人就很難檢索了；其時視爲當然者，後人不能不以爲憾，例如一遵漢學家法，拒絕宋人的成果。時至當代，的確應該借鑒《經籍叢話》的經驗，着手編一部超越它、與時代學術水平相稱的古訓匯編了。黃侃先生早在 70 年前就敏銳地感到了這一需求，提出了補苴《經籍叢話》之不足的設想（見《訓詁學講詞》）。但在那個時代，他的這一設想是絕不可能實現的。

武漢大學古籍研究所傾全所之力，耗十八年之功，終於編成了字數幾乎四倍於《經籍叢話》的《故訓匯纂》。這是訓詁學界的一件大事，是一切研究古代典籍與文化者的一大福音。

我在《中國傳統語言學詞典》和《現代漢語模範字典》的前言裏都說過這樣的意思：編纂或編寫工具書，是件吃力而不討好，能者不願爲、不能者不能爲，却有功於世的工作。我不過編了些小型的工具書就已反思而畏，就更可以想像爲了完成《故訓匯纂》這樣大的工程，武漢大學古籍所的朋友們克服了多少困難，忍耐了怎樣的寂寞，做出了多大犧牲。在他們面前，我祇有表示敬意、感到自愧的資格。

現在人們常說：“盛世修典。”這個“典”字應該也包括像《故訓匯纂》這樣的工具書。戴東原所未就者，至其再傳阮芸臺而成之；黃季剛所願望者，亦得其再傳之士而竣之。這是巧合，還是有其必然？我想，除了《故訓匯纂》的編者們繼承了漢——唐——清樸實學風和自章太炎——黃侃以來傳統與時代相結合的精神之外，還要歸功於社會，歸功於國家對董理古代文化遺產的重視。

中華民族已經開始進入到“文化自覺”的階段，急切地希望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時代特點結合起來，吸收一切於我有用的異質文化，形成民族的新的先進的文化。在這樣的大背景下，編纂像《故訓匯纂》這樣的工具書，就是時代的需要，歷史的需要了。

《故訓匯纂》的用途是多方面的。編纂字典辭書、閱讀和注釋古代典籍固然應該憑藉它，研究古代語言文字也可以借助於它。歷來對古代詞語和文化典籍的理解，除了同時代見仁見智的差別，還有不同時代理解的不同。後人歸納、比較這些異同，可以看出對古代文獻和字詞理解的時代性和字詞意義的演變過程。《故訓匯纂》就是爲對語言文字學有興趣的人們準備的一個資料寶庫，其有功於當代和後世巨矣，這是應該在古代語言文字研究史上寫下濃重一筆的。其書即將付梓，我除了表達由衷的慶賀，還希望它的價值爲社會上越來越多的人所瞭解，希望有越來越多的人使用它，希望它在中華民族文化崛起的光輝歷程中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

謹序。

2003 年 4 月 15 日於日讀一卷書屋

《故訓匯纂》序

王 寧

由宗福邦、陳世饒、蕭海波教授主編，武漢大學古籍研究所歷十八年之久編纂的大型訓詁纂集專書《故訓匯纂》，已由商務印書館出版。論起這部專書出版的意義，要從它所繼承的《經籍纂詁》談起。

阮元的《經籍纂詁》，是應乾嘉考據之學的需要而產生的。清代考據不論是史學、法學、文學、數術或技藝，都要從“小學”——文字訓詁——入手，原始的故訓材料，必然成爲重要的論據。有人批評乾嘉考據煩瑣細碎，豈不知許多“的證確考”，沒有豐富的引證，是難以成論的。乾嘉繼承漢唐的學風，反對空疏與虛玄，這是一種還歷史以本來面目的“求實”態度，是不能否定的。當然，考據中過分拘泥成說、不肯發疑的保守風氣，應當反對，而這決不是乾嘉學者的主流。清代考據的代表人物，哪一個不是熟悉舊典的，又哪一個不是創新的！故訓是距離原典產生時代未遠的訓詁大師們對古代文獻所做的解釋，時代的接近使他們還保留着對原典語言準確的語感；學養的高超又使他們具有對中國文化綜合的、深刻的理解力；以他們的訓釋爲引導，我們將會少走多少彎路，少犯多少錯誤，這是不待言的。《經籍纂詁》匯聚了唐代以前的故訓資料，免去了許多人“翻檢之勞”^①。但是，《經籍纂詁》的不足之處，早在二十世紀之初，已經顯露。黃季剛先生說：“清世阮元有《經籍纂詁》，爲小學家常用之書。惜其以《佩文》韻分編，又載字先後毫無意義，至其蒐輯亦有不備者。今若能通校一過暫用字典編製法編之，次爲補其遺闕，此業若成，則材料幾于全備矣。”^② 這段話已經明確指出了《經籍纂詁》資料蒐輯不全和編排體例未妥這兩個大缺點。雖然如此，完全纂集故訓原形、不另作其他處理的專書，祇此一家，它所起的作用，非同一般字書。兩個世紀以來，多少人利用這部書的材料作成了考據，已經無法統計；還有全面利用它來成事的，衆所周知，著名的《說文通訓定聲》，就是用《經籍纂詁》爲材料庫，把《說文》的以形義爲綱的體例，改變爲以形音爲綱的體例，編纂而成的。

《故訓匯纂》的誕生比《經籍纂詁》晚了二百零五年。這兩個世紀不是一般的二百年，而是中國語言文字學完成了自身科學改造的二百年。中國的“小學”，從經學的附庸開始，經過兩漢的整合、魏晉隋唐的擴展、宋元明的變革、清代的重建，到了二十世紀初，由章太炎先生吸收現代語言學的獨立精神，提出了“中國語言文字學”的稱謂，爲之重新定名、定位，確立系統，這才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兩個世紀以來，訓詁學的理論系統初步形成，應用日漸廣泛而自覺，在二十一世紀之初呈現在讀者面前的《故訓匯纂》，比之《經籍纂詁》，面貌發生了根本的變化：

首先是規模的擴大，《故訓匯纂》引用典籍的時代比《經籍纂詁》多出千餘年，範圍不但收全了

^① 黃季剛先生語，見《文字聲韻訓詁筆記》（黃侃述，黃焯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② 同上。

十部“小學”專書^①的義訓條目，而且在經史子集故訓之外，擴充到近代筆記和佛經注釋。其篇幅約為一千三百萬字，超出《經籍叢詁》四倍，克服了《經籍叢詁》蒐輯不備的缺點。

其次是編排體例的重新設計。全書改用《康熙字典》的二百一十四部排列，實現了黃季剛先生重編《經籍叢詁》的理想。

更重要的是，《故訓匯纂》的編例，是在現代語言文字學觀念的指導下創立的。在詞匯學方面，它收錄了大量的複音詞，包括先秦典籍的複音詞，打破了上古漢語極少複音詞的成說。在文字學方面，它嚴格把握異體字，關注了簡繁字對應中的諸多複雜問題，清理了字用學中通假、分化等相關概念。在訓詁語義方面，辨析了形訓、音訓、義訓，分清了假借與同源，注意了本義、引申義和假借義。在音韻學方面，它重視《廣韻》反切與現代音的配合標注，處理又音問題時，不但從語音發展的角度，分析了又音發展的趨勢，而且注意了以音別義的語言事實。應當說，兩個世紀以來漢語文獻語言學和文字學的大量成果，《故訓匯纂》都吸收在它的體例中了。一部要處理如此眾多的材料，又并非理論之作的纂集專書，在前人各種書籍的編纂各行其是的情況下，採用了如此自覺、科學的編例，難度之大，可想而知。如果沒有“把困難留給自己，把方便留給別人”的無私精神，是不肯如此行事的。

纂集工作是一種費時費力的工作，編纂如此大型的纂集專書，是必須克服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態，打破一蹴而就的短期行為習慣的。《故訓匯纂》的編纂歷時十八年，一批功底很深、學有所成的專家滯留其中，為之付出在當今社會就個人來說難以補償的代價，他們的行為所具有的意義又是什麼呢？

在《故訓匯纂》裏，聚集了近三千年以來的中國傳世典籍的解釋材料。這些傳世典籍和傳世的故訓，經過漫長歷史無情的篩汰，受到社會劫難殘酷的摧殘考驗而保留至今，它們的永生說明了自身在中國文化發展中不朽的價值。傳世典籍比之出土文物更高的價值在於，他們的經世流傳，積澱了歷代國學大師的理解、整理，有的經過數度解釋，肯定而否定，否定而再次肯定，文化底蘊異常豐厚。現代人和後代人要瞭解自己的民族，洞察自己的歷史，不能不閱讀這些典籍；要準確地、按照本來面貌理解這些典籍，不能不參考這些故訓。《故訓匯纂》為我們提供的，是幾千年歷史文化書面典籍多層面的意義信息。這些信息以其本來面貌呈現在專門家的面前，可以使我國古籍整理速度大大加快，質量不斷提高，給歷史文化的還原提供了最優越的條件。這裏還要特別提出的，是《故訓匯纂》對漢語言文字學發展所具有的重大意義。中國語言學的研究是看重第一手材料的，儘管理論的創建已經受到極大的重視，但是，在材料不足的情況下就建構框架，擬定公式，致使某些結論離語言事實越來越遠的做法，是難以被認同的。《故訓匯纂》的誕生使語言材料的斷代工作和在準確解釋前題下的科學處理，都有了更多的依據，因而也會使漢語、漢字的研究成果，更接近漢語言文字的事實。漢語的研究將更重視古今的溝通，《故訓匯纂》對知古而論今的作用，也是不容忽略的。

^① 黃季剛先生在《文字聲韻訓詁筆記》里列出了治“小學”所需的十部專書，依時代先後排列是：《爾雅》、《小爾雅》、《方言》、《說文》、《釋名》、《廣雅》、《玉篇》、《廣韻》、《集韻》、《類篇》。黃季剛先生還說：“若專就小學之家使用起見，不妨就現存小學十書用字典法編為一部，雖非完備之字書，而研治小學可省無數緝檢之勞。”現在，一部《故訓匯纂》也把小學十書的義訓條目都收全了。

在這裏，我們還必須明確《故訓匯纂》的定位和使用它應注意的問題：《故訓匯纂》是一部匯集古代訓詁材料原形的專書，這些訓詁材料，一部分是原有“小學”專書的再度匯編，而更多的是隨文釋義的故訓的摘編。隨文釋義是解釋言語意義的，不但緊緊依附語境，而且由于訓釋意圖的不同，採用的是多種訓釋方法。《故訓匯纂》祇是提供這些故訓原始的出處和環境，而不是像現代辭書那樣重新概括和表述它們的語義，也不可能分析這些故訓具體的訓釋意圖。何況，故訓由于時代和方法的局限，加上固守家法師承帶來的一些問題，并非每條都是對的。因此，使用《故訓匯纂》，祇是以它為綫索，找到原始出處後，還要運用文獻學、訓詁學、文字學、文化學方面的知識去分析，才能使用。保存故訓原有形式，是《故訓匯纂》的特點和優點，也是使用它的難度所在。雖然隨着傳統文化越來越被重視，隨着古籍知識的普及，人們要求瞭解故訓和運用古書注釋的意識會不斷加強，《故訓匯纂》的使用面也會不斷擴大，但它的定位仍應是一部層次很高的、為專門家和專業人員所作的工具書。

最後我要說的是：《故訓匯纂》這樣的專書，不但篇宏幅巨，而且注意信實，一個出處甚至一個篇名的不確，都會帶給使用者很大的麻煩，所以，出版的難度也是相當大的。商務印書館能夠看中它長遠的學術價值，承擔這部書的出版，在審讀和校對上下了很大的工夫，在當前的社會情況下，也是很有眼光的。

2003年4月改定

前 言

中華文明源遠流長，歷代著述汗牛充棟。隨着古代經學的傳承授受和典籍撰述的發展，文字、音韻、訓詁之學應運而生，成爲兩千多年來傳統學術的顯學大宗。其中，釋古今異言，通方俗殊語的訓詁之學，由來最久，層積最厚，古人在這個領域爲我們留下了巨大的財富。通故訓明章句是研讀傳統典籍、探究歷史文化的必由之徑。清儒特別強調故訓在通經明道上的作用，極其重視漢唐舊注的搜羅纂輯整理工作，戴震、朱筠、孫星衍等乾嘉學者都曾設想編纂一部網羅故訓的工具書。最終由阮元“手定體例”、“匯總名流”、“分書匯輯”、“依韻歸字”，纂成全面系統地搜集唐以前古籍訓詁資料的一代訓詁巨著《經籍纂詁》，沾溉後學，嘉惠學林。王引之曾盛贊此書“展一韻而衆字畢備，檢一字而諸訓皆存，尋一訓而原書可識，所謂握六藝之鈐鍵，廓九流之潭奧者矣”（《經籍纂詁序》）。《經籍纂詁》問世以來，與著名的《康熙字典》同爲世人所推重，它的價值和作用，是其他類型的字、詞典難以具備和替代的。至今，《經籍纂詁》仍是傳統文化研究者案頭常備的工具書，更是漢語言文字學研究者和辭書編纂工作者必備的參考書。

然而，《經籍纂詁》畢竟成書于二百年前，今天看來，它存在着明顯的缺陷，其大端有三：一是資料不備，二是體例不便，三是訛誤不少，已不能滿足當今學術發展的需要。早在七十年前，黃季剛先生就提出過校補《經籍纂詁》的設想。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在季剛先生學術思想啓迪下，我們逐步形成了編纂《故訓匯纂》的構想。我們首先從剖析《經籍纂詁》入手，對其編纂宗旨、編寫凡例、引用書目、編纂方法和若干具體條目編寫的成敗得失，進行了仔細的研究，認識到僅僅在《經籍纂詁》原有的基礎上進行校補，不可能從根本上克服其固有的缺陷，我們需要有一個新的編纂藍圖。在此基礎上我們擬定了《故訓匯纂》的編寫方案，確定了收錄的書目。從1985年起，用了五年時間，分書製卡，得資料卡片約七十萬張，其中剪貼卡近三十萬張、輯錄卡近四十萬張。1990年開始試編，總結經驗，修正體例。1991年初正式開始編寫，在部分初稿完成的同時，開始復審和定稿工作。2003年4月，定稿工作終於全部完成。

《故訓匯纂》是一部以全面系統地匯輯先秦至晚清古籍中故訓資料爲目的的大型語文工具書。從訓詁史的角度來說，此書可以說是《經籍纂詁》的繼承與發展。我們力圖把傳統小學的優良傳統與現代語言學理論及漢語工具書的編纂實踐結合起來，在清儒的基礎上有所發展、有所創新。十八年來，我們着重做了三個方面的工作：

在內容上，突破《經籍纂詁》編纂思想的局限，拓展了資料輯錄的範圍。乾嘉諸儒大多祖述漢唐，標榜許鄭，詆斥宋以後的小學成果，以爲空疏不經。《經籍纂詁》承此理念，所列書目絕大部分爲先秦兩漢典籍，漢以後的著作寥寥可數，注疏也祇收到唐代爲止，宋以後的訓詁成果幾成空白，其列目書中的資料也時有遺漏。這是《經籍纂詁》最大的缺陷。更令人惋惜的是，它來不及總結和收錄有清一代的訓詁成果。清代小學鼎盛，名家輩出，在經籍傳注、字書注疏、虛詞研究、字義考辨、校勘輯佚等方面都有許多重要的發現和發明，糾正了前人不少誤說，考釋精覈，勝義迭見，訓詁

成就遠逾漢唐。這極其豐富寶貴的訓詁成果，亟待我們匯輯和整理。《故訓匯纂》主要列目書共二百二十餘種，除去與《經籍纂詁》重合的八十多種典籍外，新增的列目書主要是唐宋元明清時期重要的注疏與訓詁專書。這二百多種書目在時間跨度上遠遠超越了漢唐舊注的範圍，涵蓋了先秦至晚清兩千多年訓詁史的內容。其中清人的著作達一百餘種，幾占《故訓匯纂》列目書的一半，大體上囊括了清代訓詁的主要成果，構成了《故訓匯纂》最具特色的內容。其次，它跟以采集傳統儒家經典訓釋為主和側重于搜集單字字義的《經籍纂詁》有所不同，《故訓匯纂》有相當部分的訓詁資料來自近人筆記與佛典音義，不僅詳盡地輯錄漢語單音詞方面的訓釋，同時也詳盡地收錄典籍中有關多音詞和短語方面的訓釋，為漢語詞匯史、語法史及詞典編纂提供了許多有價值的資料。

在編排體例上，《經籍纂詁》按《佩文韻府》106韻（即詩韻）歸字編次。清人這樣編排自有其理由，對於當時士子來說，查檢此書也許不難。可是，世易時移，語音變遷，今韻與詩韻已大不相同。今天熟悉詩韻的人已經不多，要求今人按詩韻檢字已大不易。《經籍纂詁》依韻歸字，多音字必分見數韻（如“敦”字即分見灰、元、寒、隊、願五韻）；又今讀一音而古讀多音的字，其古讀已罕有人知，更增添翻檢的困難（如今讀一音的“能”字，分見灰、蒸二韻；“清”字分見庚、耕、敬三韻；“純”字分見真、元、先、軫四韻）。另外，編纂者又試圖把各相關字的資料都歸併到他們認定的“本字”下邊，致使許多常見字（如“俊”、“崩”、“凱”、“呢”、“暖”、“掃”、“盤”等）并未列目，也造成了列目字與引例中的被釋字不相對應。有鑒于此，《故訓匯纂》按切合實用的原則，依《康熙字典》二百一十四部首分部歸字，使用方便，而且多音多義字的訓詁資料亦可因此而集中在同一字目下，省却了翻檢互見之勞，加上《故訓匯纂》確立了每條訓詁資料都嚴格按被訓釋字歸類的原則，消除了《經籍纂詁》列目不當和資料歸屬混亂的缺陷，真正做到了王引之所說的“檢一字而諸訓皆存”，給讀者以方便。

《故訓匯纂》和《經籍纂詁》在體例上的差異還表現在形、音、義三者關係的處理上。漢字是形、音、義的統一體，三者互為表裏。段玉裁說：“小學有形有音有義，三者互求，舉一可得其二。”（《廣雅疏證序》）明字有確詁，離不開審其音而察其形。《經籍纂詁》雖然依韻歸字，但字目下既無反切也無直音。韻同而聲異的字同歸一韻，雖分立條目，而不辨其音讀，如“朝”（zhāo）、“朝”（cháo）同歸蕭韻，“曾”（zēng）、“曾”（céng）同歸蒸韻。而有的字形相同讀音不同的資料，又歸併到同一條目下，如“單”字下含單（dān）和單（chán）的資料；“奇”字下含奇（qí）和奇（jī）的資料。音讀不明，使用不便，也妨礙了使用者對字義的理解。就字形而言，《說文》的資料附于《經籍纂詁補遺》，字形解說的價值得不到應有的重視。《故訓匯纂》編纂條例規定，在單字條目下，凡有《說文》資料，則先列《說文》，以明字的形體。次列音讀。若字有多音，則按以音領義的辦法，分列音項。每一音項，均按現代音、中古音、上古韻部的次序三段標音，音項之下再分列所統屬的注項。這樣做，正是為了便于使用者按形、音、義三者互求的方法，從總體上把握字、詞義系統。

避免訛誤是我們努力以求的目標。《經籍纂詁》訛誤過多，前人對此早有批評，而其錯誤，又貽誤了後來的學者。郝懿行撰《爾雅義疏》，朱駿聲撰《說文通訓定聲》，其中引例和立說的謬誤，不少即源于輕從《經籍纂詁》，循其誤而不察。有鑒于此，我們對資料的準確性極為關注，首先，我們規定，《故訓匯纂》的資料必須引自原書，佚書資料儘可能從最早的始見書轉引。為此，當我們把《經籍纂詁》列目的八十多種典籍作為《故訓匯纂》的列目書時，我們沒有取巧地從《經籍纂詁》轉引這

批書目的資料，而是按資料輯錄細則的要求，一本書一本書地重新輯錄，共製卡二十多萬張，費時兩年多。這樣，不僅增補了一批《經籍叢話》漏收的資料，更使我們避免了抄襲《經籍叢話》的訛誤。其次，製卡過程中，定期檢查，分書抽校，不合格者，責令重輯。全部書目製卡完成之後，又集中全力，歷時半年，把近四十萬張輯錄卡依原書核對一過。編寫過程中，更規定：凡卡片文字可疑者，或對照《經籍叢話》引文發現文字有出入者，須再依原書重核，以定正訛。經過多年努力，層層把關，希望《故訓匯纂》將是一部翔實可信的書。我們深知，語文工具書的編纂要求苛細，是一項十分繁難的工作，阮元在《經籍叢話凡例》中說：“本書采輯，雜出衆手，傳寫亦已數過，訛舛之處，或亦不免。”《故訓匯纂》的編寫亦復如此。我們的學識不足，人力物力有限，此書的缺陷、訛誤在所難免，敬祈方家、讀者批評指正。

經歷了漫長的十八年，《故訓匯纂》即將出版了，編纂周期之長，遠遠出乎我們原來的設想。編寫完成時的篇幅達到 1300 萬字，也遠遠超過了當初計劃中 800 萬字的估計。在這個競進以馳騁，連學術也事事講求立竿見影的年代，我們却選擇了一項幾乎是漫漫無期的工作，這就注定了每一位參編人員都得與平淡相伴，跟寂寞同行。所幸我們有一個團結的科研集體，十八年來，在默默耕耘中，我們無尤無悔，甘苦與共，相互激勵，終於迎來了成功的喜悅，在生命旅途中留下了一段彌足珍貴的回憶。“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十八年歲月沒有虛度，亦聊可自慰了！

在這本書即將出版的時刻，我們深深地緬懷恩師劉博平教授、黃焯教授、程千帆教授、周大璞教授、李格非教授。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恩師們的熏陶培育，啟發着我們描畫出《故訓匯纂》的藍圖；恩師們的關懷支持，激勵着我們知難而進。謹以此書表達對故去的先生們的敬意！

《故訓匯纂》作為教育部全國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的重點項目，始終得到古委會及其秘書處的關懷與資助，這是此書得以順利完成的有力的保證。武漢大學歷屆領導和社科部以及中文系，對這項曠日持久的工程，給予了充分的理解和支持，為我們營造了一個比較好的工作環境。

張世俊教授在初編工作結束後，又參與了後期的審稿定稿工作，為此書付出了大量的心血，貢獻良多。盧烈紅教授參與了此書資料搜集工作的全過程。參與資料搜集工作的還有羅少卿、彭未成、盧錫純、王劍、王文凱、張家彥先生和吳迪女士。他們都為此書的資料建設貢獻了力量。

《故訓匯纂》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列入商務印書館的出版規劃後，得到了商務印書館歷屆領導的高度重視。趙克勤、史建橋先生先後任此書的責編，他們多次奔波于京、漢之間，為本書的編輯出版日夜操勞，還給我們提供了許多寶貴意見。本書出版前，商務印書館約請京津地區同行專家審閱一過，幫助我們減少了失誤。湖北人民出版社校對科受商務印書館委托，承擔了本書的校對工作，其間，商務印書館的校對人員也多次進行檢校和復核，為保證本書的質量，他們都作出了巨大的努力。還有湯秀麗女士審訂了本書的《單字漢語拼音索引》和《難檢字筆畫索引》。

在此謹向有關領導、專家和同志們致以深切的謝忱！

十年磨一劍，敝帚亦自珍。此書如果還有一點用處的話，那是因為它深深植根於我們傳統文化的沃土之中。

宗福邦 陳世鏡 蕭海波

2003年4月於珞珈山

凡 例

本書收錄了先秦至晚清的經史子集中二百餘部重要典籍的訓詁資料，注語包括本文訓詁、義訓、形訓、聲訓、通假、異體、同源關係，以及具有異體、通假、同源、同義代用關係的典籍異文等，加以合理編排，并摘錄原例，詳列出處，力求使讀者尋檢一字而歷代訓釋一覽無遺，查閱一訓而諸書用例歷歷在目。

一、收字與條目

1. 本書所收字目包括：

- ① 列目書中 useful 例並有訓釋的字；
- ② 《爾雅》、《方言》、《說文》、《釋名》、《廣雅》的列目字；
- ③ 輯佚書中有唐以前故訓的字。

2. 本書依單字立目。同一字頭，不論其有幾個讀音，意義之間有多大差別，都祇作為一個條目收列。

3. 字目采用繁體字新字形。但本書所收字形已超出現代常用字的範圍，而且《說文》的解形又常常涉及單字的形旁和聲旁，為避免誤解，有少數字仍保留舊字形，例如“开”、“𣎵”，作為單字時仍用舊字形，不改為“开”、“林”；“𣎵”、“𣎵”、“𣎵”，也不作“𣎵”、“𣎵”、“𣎵”。新舊字形的變動，可參見本書《附錄》中的《新舊字形對照舉例》。

4. 本書對異體字原則上不作整理和歸併。少數形體微異而且音義全同的純粹異體字，如“册”和“冊”，“冰”和“氷”等，把資料合併到現代通常字形（“册”和“冰”）下面；形體差異較大的異體字（如“地”和“墜”，“粗”和“麤”），以及意義上有交叉關係或包孕關係的異體字（如“注”和“註”，“徑”和“逕”，“夾”和“袂”，“借”和“藉”）都分立條目，不作合併。

5. 本書條目按《康熙字典》214 部的部首順序排列和歸字。部首仍依《康熙字典》的舊字形計算筆畫。如“瓦”為 4 畫，舊字形“瓦”為 5 畫；“骨”為 9 畫，舊字形“骨”為 10 畫；“黃”為 11 畫，舊字形“黃”為 12 畫。同部首的單字，按筆畫多少為序；筆畫數相同的字，按橫（一）、豎（丨）、撇（丿）、點（丶）、折（一）五種起筆筆形為序。

二、解形和注音

1. 字目下，見於《說文》的字，首列《說文》的解形及訓釋；《說文》的義訓，在注音後仍作為注項收列。

2. 字目都標注讀音。注音分現代音、中古音和上古音三段標注。

■ 現代音用漢語拼音方案標注。祇標本音、不標變調、輕聲和兒化。

■ 中古音以《廣韻》的反切為主要依據；《廣韻》未收字，則取《集韻》或其他資料的反切。見於《廣韻》和《集韻》的字，在反切之後，依聲調、韻目、聲母的順序標注該字中古音的音韻地位。

■ 上古音祇標韻部，以近人考訂的三十部為據。中古出現的字，不標上古韻部；近代出現的字，不標中古音和上古韻部。

■未見音切資料的音項，祇標注現代讀音。

3. 多音字用（一）、（二）、（三）……分列音項，各音項分別統轄其所屬的注項。

4. 《廣韻》和《集韻》有反切資料的通假音單獨建立音項。通假音項列在其他音項之後。不符合以上條件的通假音不立音項，其通假注項歸入讀音相同或相近的音項之下。

5. 某一音項，若《廣韻》或《集韻》有與現代讀音相對應的兩個以上的反切，又不辨義，本書祇取其中的一個反切，不標又音。例如“傳”字，《廣韻》有直戀切和知戀切，都和今音 zhuàn 相對應，本書祇取直戀切。

6. 中古音反切的實際音值不一定都和現代的實際讀音相對應，本書各列音讀，不加按斷，一般也不標“舊讀”或“今讀”。例如：

俱 jù 《廣韻》舉朱切，平虞見。

完 wán 《廣韻》胡官切，平桓匣。

打 dǎ 《廣韻》都挺切，上迥端。

7. 今音僅一讀，而中古音有讀音不同的反切，又不辨義，本書祇列與今音對應的一個反切，而把其他音切的訓釋資料歸入這一音項之下。例如：“儂”字有《廣韻·侯韻》：“儂，軀儂。落侯切。”《廣韻·虞韻》：“儂，儂傴，疾也。力主切。”《廣韻·候韻》：“儂，儂尙，短醜貌。盧候切。”本書祇取與今讀對應的落侯切，而把其他音切的訓釋資料歸在 lóu 的音項之下。

三、注項和引例

1. 本書按以音領義的原則分列注項。

2. 古人隨文作注，注義雖同，而注語各異。凡注語用字或訓詁格式稍有不同者，本書都歸為不同的注項，用①、②、③……分項列出。例如：“元，始也。”（“元，始”併入其中）“元者，始也。”“元，猶始也。”分列為三個注項。

3. 每一注項，除字書、韻書外，均舉用例，並標出書名和作注者。順序為：注語；書名；例句；作注者。注者不詳，則稱“舊注、舊校”。本文訓詁的資料，則以本文為注語，後出書名和篇名。此為常例。

4. 本書所收資料，儘可能按常例的格式處理。在按常例不易表述時，則採用變例的格式。即從中提取簡要的結論性文字作為注語，再在書名和作注者之後引述有關注釋的內容。

5. 為了避免注項過分繁瑣，表示異體和異文的資料有時用“甲作乙”為注語，再把有關資料列在注語之後。引錄時保留原文的本來面目，不做改動。

6. 本書原則上不收錄姓氏義和地名義。例外的情況是：

■被釋的字、詞雖為姓氏、地名，而釋語涉及一般的語詞意義的；

■單字的本義是表示姓氏、地名，或該字在古籍中主要是用來表示姓氏、地名的；

■九州、五嶽、四瀆等或某些常見的地域簡稱、泛稱或別稱。

7. 複音詞的故訓列於其首字的單字義後。條目內如有多個複音詞，則先列雙音節詞，後列多音節詞；音節數相同的複音詞，按後一字筆畫數的多寡列出。有少量的逆序複音詞，則列在最後。

8. 注項之下，引證書例；有例則錄，不限數量，以證字有同詁，義有同訓。

9. 注項的排列大致依以類相從的原則。通常的情況是：本義在前，引申義在後；古義在前，後起義在後；實詞義在前，虛詞義在後；表示通假、異體或異文的注項列在其他注項之後，最後列複音詞。

10. 援引書例是為了指明出處。書例不取冗長，也不求意思完備，大體上以句讀為限。書例中的異體字、古今字、通假字一般依原書，不作改動。

11. 注項中有多條書例，依典籍成書時代的先後排列。引書順序參見本書附錄《〈故訓匯纂〉主要書目和引書格式》。

12. 注項中引述不同的書，以豎綫“|”隔開；數例同出一書者，依該書篇目（或卷次）的先後排列，在首例中出書名和篇名，以後各例則略去書名，祇出篇名（或卷次）、例句和作注者，以分號隔開；數例同出一篇者，則祇在首例出書名、篇名（或卷次），以後各例祇出例句和作注者，以逗號隔開。

13. 注語和引例中與字目字相同的被訓釋字，用“~”號表示。與字目相同而非被訓釋的字，不用“~”號代替。引文中，不使用書名號、單引號和問號。

14. 本書所引資料，均據原書錄出，不作改動。但引書中轉引他書的資料，則祇對所引之書負責，不再查核其轉引之書。清人的訓詁筆記、虛詞著作、字書注疏中引例太多、引證過繁者，或有刪節；刪節時力求符合原意，祇刪節文字，不改動原文。刪節處不加省略號。

四、檢索和附錄

1. 本書按《康熙字典》214部首排列字目，並另附《單字漢語拼音索引》和《難檢字筆畫索引》。

2. 附錄有《主要書目和引書格式》、《漢語拼音方案》、《新舊字形對照舉例》。

故訓滙纂

啓功題



《故訓匯纂》編校人員名單

主 編

宗福邦 陳世鏡 蕭海波

編 撰

張世俊 田景奎 任巧珍 李菊英
駱瑞鶴 羅積勇 李步嘉 于 亭
李秀巍

資 料 人 員

唐淑英 汪 波 楊蓮鳳 李潤喜

校 對 人 員

和曉玲 梁 風 黃 慧 范承勇
朱莉萍 汪明霞 趙海瓊